



窮理致知

《周氏冥通記研究·譯注篇》再糾繆

● 施寬文*

清末民初知名翻譯家嚴復以「信、達、雅」為「譯事三難」，認為：「求其信已大難矣，顧信矣不達，雖譯猶不譯也，則達尚焉。」¹所謂「信」，蓋指譯文準確，所譯內容能不悖於原文；「達」則為譯文通順、曉暢；「雅」即文辭優美。三者兼備，固為上乘之譯作，必不得已而去其一，則「雅」可無，卻不能不「信」，蓋失「信」則難「達」，故云「達尚焉」。持以觀諸日本學者麥谷邦夫、吉川忠夫所編撰《周氏冥通記研究·譯注篇》²，則許多譯文因為失「信」，故而不免於「達」上有所缺失。

關於該書卷一在譯文上的失誤，可詳《南台通識電子報》第 79 期（頁 9 至頁 12），今僅就其卷二之譯文再糾其繆。

一、六月六日夜，見一人來，儀服甚整，著丹衣青帔芙蓉冠，冠上又有小平蓋，蓋青色，紫緣邊，背上佩三青色鈴，年可二十餘，面甚白，微有鬚。侍者四人（二男二女），至良久乃言曰：「我是桐梧仙人鄧靈期，聞子合道，故來相慰。」子良曰：「凡庸下賤，少樂正法，幸藉緣會，得在山澤。何期真聖曲垂啟降，自顧腐穢，無地自安。若前緣可採，願賜開度。」仙人曰：「善哉辭也。子千生已來，種福多矣，自然而會，何待開授。度子者當自有人，吾特嘉子緣德，來結交耳，幸無謙辭。桐梧當復有來者，當善相待，吾今去矣。下旬間更相遇

* 施寬文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，國立暨南國際大學中國語文學系博士。

¹ 〈譯例言〉。〔英〕赫胥黎著，嚴復譯：《天演論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1），頁 xi。

² 中文版由劉雄峰譯出，齊魯書社（濟南市）於 2010 年 1 月出版。



，方事遊適，兩念相存。」執手而去。(卷二，頁78—79)

上文為南朝梁武帝天監十四年(515)六月六日周子良日記所載，其中「仙人」所言之「幸無謙辭」、「方事遊適」，譯文作：「我是讚許你的緣德，來與你交友的，所幸沒有謙遜之辭」、「下旬時還會再來，那時正是巡遊的時候」(頁79)。「幸」字在此是「希望」，並非「所幸」的「還好」、「幸好」之意，是「仙人」要周氏不必再謙虛；至於「方事遊適」，應連結其前的「吾今去矣」，是「仙人」當晚「正要遊歷他處」，所以才說「下旬間更相遇」，並非指「那時(即下旬)正是巡遊的時候」。

二、六月九日夜，夢聞人語，不見人形，聲氣高厲，謂子良曰：「若披紫蓋，遊適偃房者，神仙之漸也。」唯言此而已。(卷二，頁84)

「若披紫蓋，遊適偃房者，神仙之漸也」，譯文作：「如果將開著的紫蓋完全蓋住，然後遊走到偃房的話，就會接近神仙了」(頁85)。「紫蓋」之意宜如南朝蕭梁沈約：「陪龍駕於伊洛，侍紫蓋於咸陽。」(《齊故安陸昭王碑文》)應指帝王儀仗或借指帝王車駕。「偃房」一詞，參閱《雲笈七籤·日月星辰部》：「北斗星者，太極之紫蓋，玄真之靈床，九皇之神席，天尊之偃房。」³實即「天尊之處所」。在《冥通記》中，此兩語若非道教修行隱訣，則是「仙真」勉勵周子良善加修行，謂凡人而能與神仙同遊，即是成仙之兆。「將開著的紫蓋完全蓋住，然後遊走到偃房」云云，殊不可曉。

三、六月十一日夜，有一女人來嶺裏，形貌妍麗，作大髻，通青衣，言曰：「今夕易遷中有四人欲來爾所住處，今既在此，當不果至。十九日，只當來耳。」子良言：「侍從師還此，不知今夕有垂降者，欲還住處仰俟，可得爾不？」女曰：「既已在此，已夜，不須復還，恐人相疑。」(卷二，頁87)

「今既在此，當不果至」，譯文作：「你今天既然在此，就不要出去」(頁87)。參考周子良所云「侍從師還此，不知今夕有垂降者，欲還住處仰俟，可得爾不？」則「當不果至」不應是要周氏「就不要出去」，而是指「易遷宮」中的四位「仙真」原要到周子良住處拜訪，因周氏在外侍師，不在原住處，所以「應當不會來」。

³ 蔣力生等校注：《雲笈七籤》(北京：華夏出版社，1996)，卷24，頁136。



四、華陽童子曰：「此諸真人，君當不盡識，今將相告。上者嵩高真人馮先生，第二即蕭閑仙卿張君，第三即中嶽仙人洪先生，第四乃保命府丞樂道士，第五則我，華陽之天司農玉童。故令君悉知姓位，此中諸位任；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。」子良答曰：「真仙高靈，豈得以比於塵俗。」（卷二，頁89—90）

「此中諸位任，何如世上侍中公卿邪。」譯文作：「這些仙界的地位與職務是比不上俗世的侍中和公卿的。」（頁92），除了句號應作問號之外，參考周子良的回答：「真仙高靈，豈得以比於塵俗」，則實應譯作：「這些仙界的地位與職務，與俗世的侍中和公卿相比，如何呢？」「何如」是詢問語氣「怎麼樣」，而非「比不上」。

五、六月二十一日夜，夢一人，年可三十許，白布袴褶，平上幘，執手版，版黑色，形容乃端雅見敬，自稱「趙丞使下官」，相聞而言曰：「昨所與陶隱居共有辭欲須雨事，國主憂民乃至，但時運應爾。比諸處屢有章辭，皆不與報。陶既有功行，周方來於此，當為驗二人之德，不煩謙謙，恐悒望故遣報。」子良曰：「比風日赫烈，塘湖縞竭，五穀焦枯，草木彫落，方慮飢乏，故冒共投辭，希垂沾潤。」此人曰：「當不慮不雨；恐不得洪溢耳。」（卷二，頁116）

「當不慮不雨，恐不得洪溢耳」，譯文作：「最好不要擔心沒雨，恐怕也不會產生洪澇。」（頁118）「洪溢」在此並非指「水災」（洪澇），而是「仙官」告知周子良，雖然周氏與其師在大旱時虔誠祈雨，但「時運應爾」，所以雖然上天會降雨，但不會是大雨（即「洪溢」）。

六、六月二十四日晝，……進坐乃言曰：「德秀之美，感乎幽冥。吾久欲來，礙以諸務，遂不即果。鄧生前亦應為說我來。」子良曰：「鄧仙人備述神靈應垂降意，比恒洗心潔念，仰候真仙。」乃笑曰：「鄧亦尋應來。」良久，許乃自悲歎曰：「昔為孤棲獨往，賢莫過焉。我嘗學道於嵩高，積八十餘年，蒙得神芝，服之而化。……」（卷二，頁121）

此處標點錯誤，原文「良久，許乃自悲歎」，應作「良久許，乃自悲歎」。至於以「過了一會兒」譯「良久」亦誤，應作「過了很久」。此外，將「賢莫過焉」，譯作「





我想賢人也不過如此」(頁 122)，亦誤。此是「仙人」徐玄真拜訪周子良之語，自云在嵩山「孤棲獨往」的修道八十餘年，從未拜訪、參學過其他賢人(「過」是「拜訪」之意)，並非自誇己之所為：「賢人也不過如此」。

七、如徐說，雖得仙化，猶戀於委形，況在餘神鬼中乎。棺槨之事，便弗無矣。此徐君《真誥》所無，而不知何處人，何時得道。(卷二，頁 121)

「棺槨之事，便弗無矣」，譯文作：「更何況其在眾鬼神中間，棺槨的事就不會有了。」(頁 123) 此是「仙人」徐玄真自云修道成仙後，仍繫念於山洞中無人收埋的屍骨，因此，陶弘景在按語中認為仙人都未能漠視形軀，世俗之眾自然不能沒有「棺槨之事」，《譯注篇》譯作「棺槨的事就不會有了」，實誤。

